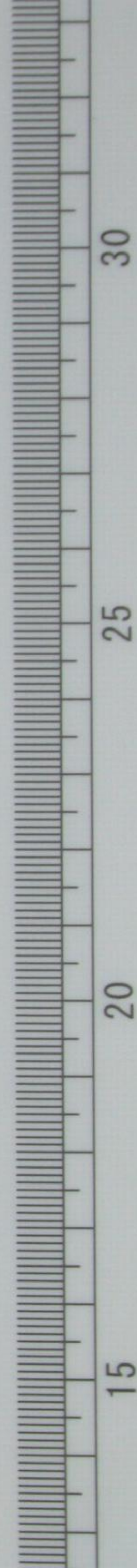


イ 13
1037
19



紅樓夢卷八十八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榜仙文評氏寄贈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博庭歡寶玉讚狐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碁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
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見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
鴦却帶着一個小了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
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
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
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
道家的符殼心經纜箒是符胆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着

門 4 13
號 1037
卷 19

紅樓夢

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僧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借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麼惜春道這却是有功德的鴛鴦道

我也有一件事向來服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上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裡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了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扎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炷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着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了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

紅樓夢

第八十八回

二

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抿着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篋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蠅蠅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没淘氣不在學房裡念書爲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情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纔拏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爲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

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該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孩子就開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己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開了鬼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羣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

紅樓夢
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賈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槩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裡不禁流下淚來李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

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裡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裡還能毅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得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塌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著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

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小了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執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執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了鬢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上說閑話兒只見小了頭子告訴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知他辦理家務乏手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了頭告

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廝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廝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果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裡頭交代等我把來帳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又把庄上的帳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

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
給了你帳你照帳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
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
問問他這帳是真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
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
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何候
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着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
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作
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庄子銀錢
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

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
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
在這裡呲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管
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
賈珍正在廂房裡歇着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
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
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
的天天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與周
瑞呲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都可惡把鮑二和那們
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打架

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呢衆人答應了正嚷著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却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狠是了爲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腳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

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見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成了數便買了些時新綉貨要走鳳姐兒門子鳳姐在房中聽見了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僭們家裡正旺的時候

兒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
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躺在台
階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一鞦子的混罵他雖是有
過功勞的人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纔
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
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
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爲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璉聽了這
話刺心便覺越越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
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又來
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微一笑

賈芸赶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
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
到裡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
我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赶忙問道那年我
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那賈芸聽了這句
話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了頭從裡面出
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
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
你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
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

掀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
呢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
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
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嬪娘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
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嬪娘又怕嬪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
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嬪娘這裡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
一點孝心只怕嬪娘不肯賞臉鳳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
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著擱在傍邊桌上鳳姐又
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著使
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寔說賈芸道並沒

有別的思想兒不過感嬪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著
微微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裡窄我狠知道我
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
明白了要是這麼含蓄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沒
法兒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
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
程極妥當的要求嬪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
姪兒再忘不了嬪娘的恩典若是家裡用得著姪兒也能
給嬪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
裡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

辦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插不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着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爲的是各自家裡的事他也並不能攬越公事論家事這裡是躑一頭兒擺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裡纏的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吃飯瞎跑你在家裡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裡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

團花簇手裡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着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登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嬌娘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

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東西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麼着我再我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孀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是真正悔氣白開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麼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

着罷怕什麼那裡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總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爲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說着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裡小紅催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裡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裡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長走走誰叫你和生疎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門

這裡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却說鳳姐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頭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了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裡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几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

還點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趕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衆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趕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見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見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纔剛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

了又見小紅進來回道纔剛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了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著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還有幾個了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了頭子有些胆怯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了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了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打雜見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响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又聽得啞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了

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星日用帳對過 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畧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驚醒了越躺着越發起潑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為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穀了秋桐却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

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听得遠遠的雞叫了他二人方都穿着衣服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甯只是一味要强仍然扎挣起來正坐着納悶忽听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說要緊的官事老爺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上回叙妙玉走魔此回即接寫惜春寫心經以揭心

定自靜心明自慧妙諦

惜春說老太太做了觀音鴛鴦就是龍女鴛鴦說除了老太太别的也服侍不來俱與將來殉主關照要寫寶玉講賈蘭先寫賈環不長進作襯

寶玉說師父贊賈蘭一定有大出息是為賈蘭中舉伏筆

鮑二何三打架受青是後來糾盜根苗

丫頭中小紅最為不堪小輩中芸兒最是下作不堪之幼婢自然着中下作之小主

寫賈芸謀薦匠人即暗描工部之弊

巧姐一見賈芸便哭伏後來串賣情事

水月庵老尼見鬼自是東窗事發鳳姐安得不一動
心此心一動諸邪俱入空屋人聲三更發慘不獨尤
二姐一人也

紅樓夢卷八十八終

紅樓夢卷八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了頭這話又唬了一
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了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
小廝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
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裡的事纔把心略略的放下因說道
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
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了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
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

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起來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狠冷早晚甯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了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眼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已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

二爺穿上罷着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着書坐着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的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二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

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得往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悄悄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响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了

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倒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

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擺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開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擺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

紅樓夢
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筋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了頭們叫廚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了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了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了頭

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了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狠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知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二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小了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撤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麝

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卽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脈脈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一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問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我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麼紫鶻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着寶玉同着紫鶻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鶻請二爺屋裡坐罷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黑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

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嫿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闔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妹這幅闔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狠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鬪嬋娟寶玉道是呵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却好此時拿

出來掛說着又東瞧瞧西走走雪雁泡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綉花小毛皮袄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綉花綿裙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

者彈琴也得心裡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敲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鴈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是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憐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响分外的啊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

從菱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見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裡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

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
自己回來悶悶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
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鵲走來道
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
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
鵲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
你們自己去罷紫鵲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
裡發歎紫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
事了麼雪雁只顧發歎倒被他唬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
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

說着往屋裡擻嘴兒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鵲同他
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
玉定了親了紫鵲聽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
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借
們沒聽見紫鵲道你是那裡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
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鵲正聽時
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鵲恐怕他
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搖手兒往裡望望不見動靜纔
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
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

在那裡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獸頭獸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

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鵲搭趣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鵲雪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窺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摻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識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

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蹬在腳後怕他看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待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鵑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裡聽來的紫鵑道頭裡僭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僭們倒別提這件事

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歎歎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問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

紅樓夢
第八十回
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
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鵲道
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
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并不是爲經倒借着寫
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
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
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
後有意遺擲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宝玉下學時
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
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

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
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是親極反疎了那黛玉
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
那裡知他的心病紫鵲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
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
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說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
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宝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
玉不見宝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
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宝二奶奶的一片
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漉漉一息垂斃

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釵黛原拆開不得寶釵有歌黛玉有操寶玉亦須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詞

黛玉房中對聯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寶釵黛玉影身月中霜裏耐冷聞寒畢竟晨霜不久明月長存兩人之結局已在圖中照出寶玉說我不知音黛玉說知音有幾原都是無心轉念一想彼此俱似有意寶玉尙可黛玉已難以為情偏又聽見雪雁一番說話其何以堪怨生覓死幾至

不可救藥文章一層緊一層

紅樓夢卷八十九終

紅樓夢卷九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

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去這裏雪雁止在屋裏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窗外腳步走响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揪着裏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

在那裏揪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裏哨了哨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裏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

紅樓夢
第二十一回
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裏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偕們園子裏的大太太那裏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

晴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裏三個人正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鵲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鵲接了託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

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裏抬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鵲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鵲便託著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鵲各應道是侍書尙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威勢沉重心裏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埋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著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著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鵲道是在頭裏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

紅樓夢
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鵲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

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僧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結親我也再不留一句話了紫鵲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嚶嚶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

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了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了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爲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歎頭歎惱不避嫌疑是有個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女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肩說道林了頭的乖僻雖也是

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了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況且林了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了頭最受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了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了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了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斗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了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

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裏守着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

鳳姐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裏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去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裏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裏的。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烟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

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看邢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纏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出去了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袄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我我不着就罷了這小了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了頭糊塗

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袄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袄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

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裏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裏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奶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

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紅著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裏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邢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

紅樓夢
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著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俗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俗們家裏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裏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見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

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蝌道蔣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見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後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思想頭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了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了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見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俗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

系樓要
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
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個可算
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
晚飯想起邢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
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見性格
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
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
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
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
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
吟道不要被入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
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
書裏又思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
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翁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
正在那裏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
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
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

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爭寔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一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俗們家裏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照情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

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實在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裏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赧赧的起來因說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

天氣寒看涼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倒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裏就有別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哥的屋裏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尚啣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見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裏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裏索性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黛玉之夭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無味且轉覺鍾情尚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聽訛言而覓死又因聽密語而復生委曲纏綿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後文竟娶寶釵更為緊湊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對王夫

紅樓夢卷九十一
人一番說話又伏寶玉病後移出地步吩咐寶玉定
親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後文冲喜掉包黛玉驚迷情
事

寫邢岫烟之涵養及襯夏金桂之淫蕩

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菓酒是勾引薛蝌
一正一邪互相映襯

紅樓夢卷九十終

紅樓夢卷九十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
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
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
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寶蟾
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窗
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
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

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裏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爲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聲粧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麼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綉紅鞋原來寶蟾尙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裏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盥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裡辦事年紀

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赫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闖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裏倒沒了主意只怔怔的坐着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

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爲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堪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裏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粧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及至見了薛蝌

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假爲真
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爲再來搭轉之地只
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
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
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
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于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
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腳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
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
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
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
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
喫他倒不喫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却把眼溜着
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爲大爺的事
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
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
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
起來不是頑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丫
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
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到是替奶奶難
受奶奶要直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

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
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
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
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
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
在偕們屋裏我却帮着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了他要不
應偕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
順着咱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偕們也不至白
丟了臉面奶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
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是的怪不得大

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啣人家倒
替奶奶拉絳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
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
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
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
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
也鬧起來豈非日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
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拾遇見金桂金桂
却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
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

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冲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自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裏有錢買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裏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去來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木住在屯裏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道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於是畧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沒下的來留在俗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我就完了你要什麼

紅樓夢
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門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卽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裏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裏要親提若一上去麼又要吃苦必是道裏沒有托利母

親見字快快托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卽便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裏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帮着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

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着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畧畧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却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耽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

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難托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糟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只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得

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日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裏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裏去先見兒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可太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煞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鶻接着見裏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往那裏去了紫鶻道上屋裏去了知道薛姨太

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鶻道這也奇了寶玉問姑娘到底那裏去了紫鶻道不定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屋門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裏間屋內便請寶玉裏頭坐紫鶻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寶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寶姐姐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

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黛玉道可不是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輪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裏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爲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

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採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番出書來細看了一遍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蹶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纒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爲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甯那裏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裏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狠

是狠是你的心靈比我竟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撮着嘴道講來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

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便向東南上去了寶玉不知王何吉兇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罷老爺叫人到園裏夾問過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嚇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寶蟾設計教金桂勾引薛蝌金桂纔肯安靜因金桂

安靜薛姨媽纔到金桂房中去因到金桂房中纔看
見夏三因夏三時常走動將來買毒藥有人層層相
因節節貫注

寶玉病黛玉病寶釵亦當患病纔是一路人然寶玉
之病或因魔壓或因癡歎或係假裝黛玉之病本係
氣體單弱又因疑多情切均非正病惟寶釵因勞所
致病得光明正大人品不同病亦各異

黛玉問頭層層剝蘊寶玉答語頗有悟機而黛玉則
說到水止珠沉寶玉則說到有如三寶兩人結局於
斯可見此老鴟之所以一連幾聲飛向東南去也

黛玉說薛姨媽心緒不甯如何還能應酬纔不疑及
親事亦是反跌後文

紅樓夢卷九十一終

紅樓夢卷九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忝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

閑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
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
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忝禪忝番了又叫我們
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裏呢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
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
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
一處好像生疎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
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
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
裏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

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
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
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
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
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
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昨
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裏回來還各
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
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
明日早起去罷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

學房裏說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誑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借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借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爲你襲人道爲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啣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

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頭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裏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裏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賣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

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叔請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姐姐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我媽媽說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了我認給媽媽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裏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

那次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二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得嗎你要不懂我倒要講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荆

欽裙布鮑宣妻的提攜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還有畫
荻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
重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
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
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
慢慢的講若是那些艷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如
的是秃妾髮忽洛神等類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豪俠賈母
聽到這裏說够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裏還記得
呢巧姐見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
念過的二叔叔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日

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明兒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
還聽見我媽媽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裏是二叔叔那
裏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
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寶玉聽了更
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
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姐這個小模
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
他認得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
綉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什
麼扎花兒咧拉鎖子咧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

賈母道借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撞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丫頭去請曰來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

賈母的安衆人所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然姨媽帶着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那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那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借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

系相夢
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閑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
來頭裏爲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見
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
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
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
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寔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
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麼來求我那人
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
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
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

他母親道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
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
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
時失脚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可再失身給
別人的我恨他爲什麼這樣胆小一人作事一人當爲什
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
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
樣若是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
到那裏我跟到那裏就是討飯吃也是愿意的他媽氣得
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

紅樓夢 第九十二回
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傾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爲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爲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

的母親看了咤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尸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豈知他忙着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裏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咤異道那有這樣傻了頭徧徧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番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裏沒事人是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

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碁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裏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卽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碁便道只管下碁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碁是不堪睂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碁我也學幾着見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既沒有

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他橫豎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碁來詹光還了碁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

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姪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圓屏有二十四扇隔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爲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候裏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

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裏兩件却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綿裹着揭開了蓋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縐紗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卽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裏散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干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

道這是有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紫英回頭看
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趕忙捧過一個
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文錦錦
上疊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
做鮫綃帳在匣子裏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
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
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裏去絕
張得下這就是鮫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裏頭蒼蠅
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
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了馮紫

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狠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
萬鮫綃帳五千漢官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裏買
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官裏頭用不着麼賈
政道用的着的很多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
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狠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
把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
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
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
子听鳳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裏有這些
閒錢借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

了像偕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庄再置些坟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衆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爲的是宮裏好進誰說買來攔在家裏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

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裏吃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裏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叙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

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裏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裏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日從吏部裏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木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了頭

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我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熟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尙書爲着一件事降了三

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兩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的功勳一樣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裏請安狠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心下也着寔慌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僧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裏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才鑽刻薄賈政道雖無才鑽刻薄却沒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裏當得起賈赦道僧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喝酒罷大家又喝了幾盃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巧姐以侯門之女出嫁耕織之家如列女傳中孟光
一流人物故借寶玉講書為伏筆

可棋係迎春之婢所以其母假託迎春之名央人求
鳳姐

可棋之死與尤三姐激烈相似但三姐是明受柳湘
蓮之聘可棋是私與潘又安相訂邪正不同

柳湘蓮揮劍斬情潘又安拔刀自刎其心亦似相同
但柳生之去飄忽不測潘郎之死明白顯著文筆迥

殊

賈母如一顆明珠在則兒孫繞聚死則家業消亡借

此一叅暗伏後文

南田

賈政說甄家被抄是正伏後文賈赦說我家斷無其
事反跌後文

補叙賈雨村來歷與第二回遙遙照應

紅樓夢卷九十二回終

第九十二回

五

紅樓夢卷九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裏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會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

紅樓夢
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見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裏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

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怡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裏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間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房裏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

衙們裏有事連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
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
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
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
藥二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
府裏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手是賈赦帶
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
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生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
個賞班的拿着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干兒
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

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
個干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
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
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
己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
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
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
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
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幾也大了就在府裏掌班
頭裏也改過小生他也儂了好幾個錢家裏已經有兩三

個舖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掌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棹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雷道天色尚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于是賈赦又坐了一回果然蔣玉

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支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响嘹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

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裏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裏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賈璉因爲

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一個揖眾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便問是那裏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上來

紅樓夢
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
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
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
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
家人星散所有奴才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尙繫
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
此奉達餘容再叙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
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
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
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
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
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
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
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
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
下肯去這裏老爺家裏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的所以
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
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了一味

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進京的時候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的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走

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丟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設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裏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裏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

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裏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裏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寫剛纔李德揚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

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裏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
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文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裏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

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裏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故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幾漸漸的大了都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

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閑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爲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木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到不如拈拳罷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

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了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裏賴大爺來了衆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裏呢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說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裏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

大走驛押着赴進城不提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裏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一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回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

中一面走着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裏頭先是平兒知道卽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记鉄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味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裏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裏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

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兒笑道是我頭裏錯聽了是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刻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裏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

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我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菴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瞧瞧去罷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擲與他瞧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什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送一軸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侄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

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流淚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借們的事多着呢到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可以就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菴裏的時候他

們正在裏面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是芹哥兒在家裏我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見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關

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不法胥役之指官擾累與不肖子弟之藉勢放縱無異故以縣役搶車爲賈芹鬧事作陪襯

寶玉忖度誰家女兒得嫁蔣玉函不爲辜負豈知嫁玉函者卽是自己平日最愛最親之婢女是側筆映照法

賈府無數美婢惟襲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齣是正筆映照法

寫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藝氣象

甄家抄沒是賈府前車今賈府禍事不遠故借薦來

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說甄寶玉病中夢醒忽然改變性情惟知念書爲事且能料理家務賈政便默想一回試思賈政因何默想絕不再問中間暗藏無限情事讀者須心領神會勿被作者瞞過

沁香鶴仙已被賈芹勾上其餘女尼女道亦俱放縱不堪獨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愛可敬文亦省却無數累筆

水月菴平兒誤說饅頭菴以致鳳姐驚昏嘔血不是平兒口誤却是暗中有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八十六七回爲一段寫薛蟠之以賄翻案妙玉之以色走魔中間夾叙黛玉撫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爲一段叙佳兒悍僕伏異時中舉糾盜之根八十九回爲一段寫寶黛痴情九十九回爲一段叙夏金桂之淫蕩邢岫烟之涵養薛寶釵之持重九十二三回爲一段寫巧姐幼慧賈芹敗事中間夾叙母珠聚散甄家抄沒引出賈府不祥諸事

紅樓夢卷九十三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523